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鑑 第三回 戲墨 誤宴

話說媽娘祇是不說，窈窈就想個法兒哄他，向媽娘說：「前日你睡著了，好說夢話，我都聽著了，甚麼這一個那一個的？」媽娘祇當是真的，就站起來說：「你還說他怎麼，真叫人到如今放不下！」娟姐說：「這我們不知道。你何不說出來，我們大家替你想，還是怎麼好！」媽娘想了一想，又笑了一笑，說：「我向你們說罷！」正在要說，一個丫頭進來說：「奶奶來了！」媽娘連忙出來接著。鄭氏進來，說：「媽娘，你天天可有念念書？」媽娘聽了，不敢說沒有，祇是笑。娟姐代答說：「白日相公一天總寫一千字，燈下書也念四五本。」關關說：「俺四個都是陪著相公天天到三更纔睡。」鄭氏說：「像這樣纔好。你父親說不久要你去過府考，明日先去府裏候著，」又向娟姐說：「你大些，好好把相公的衣服被褥收拾收拾，明日好去，」又向娟姐、關關、窈窈說：「你們也幫著。」此四個一齊答應著：「是！」鄭氏說：「我去了，你們收拾罷！」

媽娘又送到院裏纔回來。媽娘說：「你們怎麼不替我快快收拾，還站著？」娟姐說：「方纔你的話還未說完。」媽娘說：「這時候我也顧不得說了，等考完了來家再說罷。」又叫娟、姮二人去收拾行李，又叫關關拿書本，又叫窈窈磨墨。關關、窈窈忙著去拿書的拿書，磨墨的磨墨。關關把古文四書五經、時文律賦律詩搬了一堆，堆在媽娘面前。媽娘看了一看，也未打開，笑了一笑說：「這從哪裏念的起？不念罷！」窈窈又把墨也磨了一碗池，媽娘走過去，看著他磨墨。窈窈祇顧磨，未見媽娘走來。媽娘就伸手把墨抹了一指頭，抹了窈窈一臉。窈窈把墨放下，叫著說：「你這個相公！罷了，罷了。我替你磨墨，你不酬我的勞，還抹我一臉墨！」媽娘笑的氣喘不過來，說：「你這個人不識好，你們天天擦些甚麼石灰，抹的像死人一樣。我替你想個新樣的妝扮，還不好看些嗎？」窈窈瞅著媽娘，說：「好看好看，多謝多謝！」媽娘說：「把硯瓦也收起來罷。」窈窈說：「不是要寫字嗎？」媽娘說：「離考的日子還早，忙些什麼！」窈窈說：「這不瞎忙了半天嗎？」說著就將墨放下不磨了。媽娘又叫關關：「把書也收起來罷。」關關說：「不念了嗎？」媽娘說：「念完了。」關關說：「你連他的面也不曾見，就說念完了，我看你明日進場，將什麼字寫在卷子上？」媽娘聽著他說，看看指頭上的墨還未抹完，就趁關關不防，又抹了他一臉，說：「我且把你這頭一篇批點批點。」關關又是氣，又是笑，說：「明日你進場做不上來，學院打你一百戒尺，也罷了！」正在鬧著，娟、姮兩個從裏間屋出來，看著一個一個的滿臉黑墨，笑的彎了腰，說：「今日唱《李逵打店》，怎麼又有兩個李逵？」他兩個正在笑，媽娘又偷偷的去把墨抹了兩手，走到娟姐背後向臉上一抹，笑著說：「也叫你唱個胡敬德！」娟姐纔要回頭，姮姐站在娟姐跟前，看著大笑，不妨娟姐向旁一轉，一下歪在姮姐身上，都倒在地下。媽娘笑著說：「好，好，我也替你畫畫眉。」說著把姮姐眼上著手指頭畫了兩個圈，說：「這是個奇妝。人家的眉毛是長的，你這是團的！」他兩個起來就要膈肢他，媽娘一溜煙跑了。

他四個叫了丫頭們端了水來，洗了臉。洗完了，你給我看，我給你看，看墨可還有了。關關說：「我們真是糊塗，何不把大鏡子拿出來，大家照照就是了！」正要去拿鏡子，媽娘走進來，站在當中，作了一個揖，說：「有罪，有罪！唐突西子，該領巴掌八個！」娟姐說：「我們一個人打一巴掌罷！」媽娘說：「不好。若是祇打一巴掌，諸位的那隻手豈不又怪我偏心嗎？」娟姐說：「好好坐著罷，養養神，明日好上府。」媽娘說：「正為明日遠別，今日不可不細細談談。」關關說：「老天，老天，怎麼了？這離府裏好有二千步，就說遠別，後來你做了官，要是四川、廣西，還說個甚麼別呢？這個‘遠’字，我要是個試官，就打一百個杠子！」媽娘就向關關作個揖，說：「門生領教。」娟姐說：「莫鬧了，屋裏黑了還未點燈，叫他們點燈罷！」遂叫了丫環來把裏間屋裏的燈點上，又把外間燈點上。媽娘說：「這黑魘魘的，像地牢一樣。」娟姐說：「快點蠟來！」媽娘笑了一笑說：「我明日就到府裏去了，你們今日午上請我，我就還席。這個帖是‘即夕恭候臺光’。」娟姐說：「老實些罷，又還什麼席呢？」媽娘不肯，就叫丫頭們把正中掛的四個玻璃燈點上，又叫丫頭們去預備二十六個小果碟子，十六個小吃碟子，外祇要四個大碗就夠了。正在忙著擺桌子椅子，一個丫頭進來說：「爺請相公到上房去說話。」媽娘說：「真真天不隨今願了！」就沒精打采的跟著來的丫頭去了。

到了上房，常興叫媽娘坐下，說：「俺這裏離貢院雖不甚遠，然臨場總覺忙亂。我叫人向秦淮後街賃了一個寓處，我明日同你去。也不知你這幾年可有個學問沒有？今年人頑了一大年，在園裏，不知可有念一句書，寫一個字沒有？」媽娘也不敢出聲，鄭氏說：「我聽他們說，他倒天天念天天寫，不知真假。」常興說：「祇怕都是打仗的淘氣，他們替他裝臉，哄你天天念書寫字罷！」鄭氏說：「這明日去考，就知道他念不念、寫不寫了。」媽娘心裏記掛著回園請客，又不敢就走，聽了鄭氏的話，趁勢說：「我回園念書去罷。」常興說：「這時候用功也遲了。我買的好鱸魚，叫他們已經蒸了，就在這裏吃飯罷。」媽娘不敢說回去，祇得答應著。常興又向他說了一回場裏的規矩，又叫他明日進場不用忙著出來，「好好做文章，這府考完了就院考了，我回你也不回來，就在寓處住著。」說了一會，到三更天，丫頭纔回說：「魚熟了。」常興說：「拿酒來。」丫頭們擺了桌椅，送上魚來並別的幾樣菜。常興同鄭氏坐了，叫媽娘也坐下。吃了一會，媽娘哪有心吃，說：「我今早念了一篇生文章，未背過來，我回去再念念。」常興說：「不念罷，明日再念。」一時飯吃畢了，又敘了一會話。到交四更，鄭氏說：「天不早了，去睡罷。」媽娘聽說，就忙忙的回園來了。不知請客沒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